



茅盾
文学奖

获奖作品全集

李白成

姚雪垠 / 著

第七卷 洪水滔滔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目 录

朱仙镇	
(第 1—6 章)	(1)
洪水滔滔	
(第 7—19 章)	(120)
慧梅之死	
(第 20—22 章)	(399)

朱仙镇

第一章

李自成命各营大军向开封周围开拔,另派一支人马由田见秀率领,直向西去,路过中牟,攻占郑州、荥阳、新郑、长葛诸县,断绝开封的西路接济,同时为闯、曹大军征集粮草。李自成和罗汝才两人和他们的老营,在各营大军出发一天以后,才从陈留城郊拔营西去。他们预先商定,两家老营将驻扎在开封城西大约二十里远的阎李寨,但两家老营出发较晚,距离朱仙镇不远就黄昏了。李自成和罗汝才因天气闷热,决定两家老营停在朱仙镇寨外打尖,休息,明日五鼓趁天气凉爽,继续赶路,而大批运送粮食和各种军资的骡马驮运队、牛车和小车,早动身半日,在数千精锐的步、骑兵的保护下走在前边,已经过朱仙镇向西北转去,黄昏时在杏花营附近停下。

老营刚在朱仙镇附近停下休息,罗汝才的部下有人得到一个不曾证实的消息,赶快禀报曹操知道:小袁营从杞县逃走了。曹操起初吃了一惊,但随即又觉得未必可信。袁时中同李自成并不一心,这一点他同吉珪早就心中明白,但袁时中叛变得这样快,确实出他们的意料之外。连足智多谋的吉珪,也认为袁时中逃走的消息不大可信,低声说:

“小袁营三万大军，突然全营逃走，事先不漏一点风声，真是奇怪！我看，这个荒信儿很不可靠，要严禁在我们营中乱传闲话。”

曹操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原来我们两个私下说，闯王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听了老宋的主意，将好端端一双姻缘拆散，硬将慧梅嫁给袁时中，说不定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吃不完的后悔药。你在营中等候新消息，我现在就去自成那里看看。”

吉珪说：“倘若闯王还没有得到禀报，请你千万不要打听，免得落个事前知道的嫌疑。”

曹操笑一笑说：“我不比别人缺少一个心眼儿。”

在李自成的老营中，刚刚有人风闻小袁营从杞县逃走的事，但是没有人信以为真，所以不曾禀告闯王知道。这消息只传到中军吴汝义的耳朵里就止了。他想，袁时中最近深得闯王爱重，与慧梅也夫妻恩爱，没有道理会忽然叛变。老府与小袁营将士之间在商丘时虽有些闲言碎语，不够融洽，可是近日袁时中十分忠心，刻印了几千小唱本，通令全营将士背诵，那些小小的芥蒂已经全然冰消。现在忽然传言袁时中率领他的全营逃走，岂不荒唐？难道慧梅能够答应么？他疑心这谣言来自曹营，立刻暗中传令不许在老营中再谈此事，同时他也不急于禀报闯王，只派人往杞县探听究竟。闯王昨日通宵会议军事，未曾合眼，今日又忙于处理许多公事，然后行军到此，实在疲困，吃过晚饭就早早休息。

当罗汝才来到时候，李自成果然睡了。吴汝义听说大将军来到，赶快出迎。汝才知道自成刚刚睡下，不让汝义惊动，只向汝义问道：

“子宜，有什么新的军情没有？”

吴汝义说：“没有新的军情，大将军。”

汝才又问：“我们两个老营明日一早继续往闯李寨去？”

“是的，曹帅。大元帅没有新的吩咐，自然仍按原计而行。曹帅来见大元帅有没有紧急事儿？要我去叫醒他么？”

“不用叫醒闯王。既然开封方面没有新的情况，自然要依原计而行。”罗汝才故意提到开封方面，避免以后吴汝义会疑心他事先就知道袁时中从杞县逃走。

吴汝义果然生了疑心，问道：“曹帅可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

罗汝才笑一笑，随口遮掩说：“我想，开封城中的那班文武大员都知道我们是来围困开封，也会猜到我们必先动手抢收四郊麦子。他们的上策是出动两三万官军练勇，在城外立寨，一则使我军不能在郊外自由割麦，二则保护城中丁壮出城来抢割麦子。所以我想着放心不下，特意亲自来见大元帅，问问有没有新的情况。倘若城中出兵在近郊扎营，我们今夜就可以出其不意，派人前去劫营。没有就省事儿，我也回帐中睡觉啦。他娘的，开封的文武大员们尽是草包！”

送罗汝才出了营门，看着他同亲兵们上马去后，吴汝义回到自己帐中，赶快睡下，以便明日不到五鼓起身。

约摸半夜时候，吴汝义被值夜的亲兵叫醒，看见烛光中站着李岩，脸色严重。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，他不禁大为诧异，一跃而起，赶快问道：

“林泉，有何紧急事儿？”

李岩凑近他的耳朵小声说了两三句话，没有让旁边的亲兵听见。吴汝义大惊失色，说道：

“你等一等，我赶快去叫醒闯王。”

“是得赶快叫醒闯王，立即决定办法。”

如今局面大了，在行辕宿营地方，总是专设一个较大的军帐，作为李自成和他的文武要员们议事地方，有时他于议事后在这里看书，办公，留宿。今晚只有简短的会议，然后李自成处理了一些公事，便去后边高夫人的帐中休息。高夫人的寝帐外边，夜间轮流有一个女兵和一个中年仆妇值班。近一年多来已经不再怕会有官军来偷营劫寨，派女兵夜间值班是为着随时呼唤传达有人。如今

高夫人的身边除有一大群女兵之外，还添了十来个专管粗使的中年仆妇，多系从老营亲军的妻子中挑选的，行军时都有马骑。每逢闯王宿在高夫人的帐中，夜间值班就多增加一个年纪稍大的仆妇，为的是一旦有事，进入帐中方便。吴汝义匆匆地来到高夫人的寝帐门外，命值班的女兵和仆妇火速将大元帅唤醒，说他有紧急禀报。那仆妇同旁边的女兵交换一个眼色，不敢怠慢，转身走进帐中，将闯王唤醒。

李自成不论多么疲倦，夜间睡觉总是十分机警，有事叫他，照例一叫便醒，猛睁双眼，虎地坐起，从不睡眠朦胧迟疑贪枕。现在他不知发生了什么急事，赶快披上衣服，趿着鞋走出帐外。高夫人被他惊醒，赶快从枕上抬起头来，侧耳谛听。

吴汝义挥手使女兵和仆妇退后，凑近李自成的耳朵禀报了小袁营从杞县逃走的事。自成的脸色一变，愤怒地小声说：“他妈的，竟有此事？……毫无良心！”

吴汝义说：“是的，他竟然做出此事。”

片刻沉默。高夫人知道出了意外大事，但不知是什么事儿，心中暗暗惊诧，赶快穿衣起来，点着蜡烛。

闯王向吴汝义吩咐说：“请林泉到大帐中等候。你赶快派人将牛先生、宋军师叫醒，请他们速来议事。还有，捷轩和一功也来。你派人飞马到补之营中，请他速来，速来！”

吴汝义说：“是，我立刻派人分头去请。还有，一更过后，大将军来了一趟，想要见你，因你已经休息，他便走了，似乎有点奇怪。”

自成机警地想道：难道他也知道了风声么？随即向吴汝义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禀我知道，让我见他？”

“我看你今日十分疲倦，他又无重要事，所以……”

李自成截住说：“你火速亲自去曹营，请大将军前来议事！”

吴汝义走后，李自成回到寝帐，赶快穿好衣服，高夫人一边帮他扣衣扣，一边小声问道：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有人叛变么？”

李自成简单地告诉她，袁时中已经叛变，率领小袁营全部三万人马从杞县逃走了。说毕，大踏步向外走去。高夫人蓦然一惊，几乎站立不稳，喉头感到壅塞，追在他的背后问道：

“慧梅还活着么？”

当闯、曹大军从商丘向开封进兵时候，李岩的一支人马奉命在杞县和陈留之间停留三日，负责征集粮草。按照当时社会习气，他应该趁机会回李家寨扫墓，与族人亲戚见面。牛金星和宋献策都是通达人情世故的人，建议李自成让李岩回家乡看看。闯王欣然同意，并亲自将此意告诉了李岩兄弟。李岩的手下将士也有很多人想回家看看的，要求李岩听闯王的话回李家寨扫墓。但李岩另有一种心思，不肯回李家寨去。他虽然已经起义一年半，深受闯王礼遇，与朱家朝廷恩断义绝，但是他竟然在心灵的深处摆脱不掉痛苦思想，总认为自己是父母的“不肖子”，愧对祖宗。他不肯回李家寨，也不让李侔代他回去，只着旧日管家范德臣同二十名骑兵回去，选择一个日子，将汤夫人的棺材从祠堂移出，暂丘^①在祖茔旁边。当小袁营叛逃时候，范德臣和这二十名骑兵刚把事情办完，还没有离开李家寨。小袁营的人马急于赶路，没有进李家寨，经过围镇时稍事停留，打了尖以后继续南奔，扬言是奉闯王命去截杀从豫南来救省城的官军。范德臣等看出这事大有蹊跷，就赶快回来，在朱仙镇附近找到李公子兄弟扎的营盘，告诉李岩知道。李岩知道虽有官军从豫南北来之说，但尚不知何时从豫南北来，闯王没有命袁时中去截杀官军，断定必是叛变，所以亲自连夜来禀报元帅。

李岩向李自成刚刚谈过了范德臣带回的消息，邵时信派来报

① 丘——棺材不正式埋葬，暂时浮埋或停放一个地方，书面语叫做“暂厝”。在河南口语中，浮埋叫做丘。

信的亲兵也到了。这个人化装成小贩模样，赶到朱仙镇一带，但因人马众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元帅暂时驻地。他撕破夹袄的一角，取出邵时信匆忙中写的字条，双手呈给闯王，上边写道：

小袁营云奉闯王之命，往南堵御官军，匆忙拔营。谨此叩禀。

李自成熟悉邵时信的笔迹，也看见过邵时信的这个亲兵，虽然字条上没有署名，他却知道是时信的亲笔。他又问了些小袁营拔营时的情况，便命这个人下去休息。李自成气得脸色铁青，默默不语，在大帐中走来走去。李岩坐在帐中，也不说话，等候牛、宋和刘宗敏等来到。

高夫人自从破了洛阳以后，竭力避免干预军中大事。这也是李自成的意见。他认为自己迟早要夺取江山，决不使前朝常有的后宫干政之弊再出现于他所创建的新朝。可是今夜是处理袁时中叛变的事，关系着慧梅的死活，她不能不来到大帐，希望商议结果既能够严厉惩办袁时中，也能够救回慧梅。李自成望望她，很懂得她的心情，用眼色示意她在一只行军携带的小马扎上坐下。

牛、宋、刘宗敏和高一功很快来到，随即罗汝才也到了。汝才因与手下人掷色子，尚未睡觉，一听吴汝义说大元帅请他紧急议事，他便心中明白，命亲兵们立即备马，飞驰而来。在亲兵备马时候，吴汝义将袁时中带着小袁营全部人马从杞县叛逃的消息告诉了他，他佯装毫无所闻，心中感觉可笑，恨恨地说：

“哼，竟然会有此事！”

大家都到了，只有李过驻地较远，尚未赶到。李自成自从崇祯十三年十月间进入河南以来，事业和威望一直如旭日东升。中州百姓都将他当成救星，编为歌谣，到处传唱。他自己和左右文武都认为他是“天生圣人”，几年内必坐江山。因为有这种环境气氛和大大不同于往日在艰难困苦中的心理状态，所以他在一时间很容

易受了袁时中的欺哄，根本没料到袁时中会突然叛变，率全营人马逃走。他如今不仅十分气愤，而且为损伤了自己的威望而深感痛苦和愧悔。当大家纷纷议论如何派兵追剿袁时中时，只有李自成和高夫人一言不发。李自成巴不得立刻将袁时中和刘玉尺等人捉到，斩首示众，以泄心头之恨，并且为背叛者戒。然而他这个平日多谋善断的人，竟然在意外的精神打击下，一时心中踌躇，拿不定主意。他现在正要用全力围攻开封，预料朝廷必然要用最大的力量来救开封，如今正当这个节骨眼上，忽然分兵追剿袁时中，必然要减弱围攻开封的兵力，还必然要死伤许多有用的将士，因此他不想马上动武。可是，倘若不将袁时中消灭，别人就会轻视他，还会在背后嘲笑他。现在距袁时中从杞县叛逃已经有一个白天和两个夜晚，走了很远，未必能够追上。袁时中对豫东地理很熟，纵然能够追上，也未必能够将他一战剿灭。倘若战争纠缠过久，损兵折将，牵动围攻开封大计，纵然胜利，也可能得不偿失。还有，倘若对袁时中逼得过急，他带着三万人马投降了正在豫南的丁启睿或杨文岳，岂不为害更大？……

李过到了。事情他已经知道，所以他带着一脸怒容走进大帐，没有坐下便向闯王和大家问道：

“如何决定？派谁追剿？”

闯王没有做声，别人也不做声。高一功示意让他在一只小马扎上坐下。

李过不肯坐下，看一眼宋献策和牛金星，接着说：“当日袁时中刚投降就请求结亲，我就觉着有鬼，不可相信，免得吃了后悔药。幸而我一功舅说了一句，不能将兰芝许配给他。结果由军师们出主意，将张鼐和慧梅的姻缘拆散，将慧梅作为闯王的养女嫁给姓袁的。将慧梅作为闯王养女，我一百个赞成。这姑娘是在我的眼皮下长大的，自幼聪明伶俐，有忠有义，也练出一身武艺，在我二婶的身边出生入死，几次立了大功。硬把她嫁给那个从野地飞来的

姓袁的，下场如何？如今还活在人间么？”他想着慧梅如不是已经被杀，便很快就会被杀，不禁恨恨地叹了口气。随即坐下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当时就不同意这桩婚事，摇旗和汉举们也不同意，可是等大家知道时，木已成舟啦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啦。我只能暗地里顿顿脚，希望姓袁的有点良心。如今事已至此，光想着后悔药难吃没有用，要赶快派兵追赶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派谁去，商定了么？”

宋献策和牛金星一直担心高夫人会说出来对他们抱怨和责备的话，不断地偷偷打量高夫人的沉重脸色。他们没料到由李过开了腔，用这样从来没有用过的神色和口气对待他们，使他们只有惭愧，除掉苦笑外无言以对，神情十分尴尬。

闯王低着头没有做声。尽管他不满意李过责备牛、宋的话说得太直，但是他自己也心中悔恨，不能责备侄儿直言。他怕高夫人也忍不住对牛、宋说出来不好听的话，两次望她。高夫人懂得闯王的眼色，所以她不曾在侄儿对牛、宋说过抱怨话以后接着说一句话，只是深深地叹一口气，用袖头揩去了为慧梅涌出的两行热泪。

曹操在心中看笑话，却不得不说道：“已经过去的事不用再提啦，如今只赶快决定如何处置吧。兵贵神速，再不派兵追赶，小袁营就逃进颍州地界，向南投降丁启睿，向东投降朱大典，都很容易。大元帅，倘若你认为围攻开封要紧，别的人马分不出来，命我的曹营人马去追剿如何？”

李自成回答说：“家鸡打得堂前转，野雉不打一翅飞。野雉是活的，飞就让它飞吧。”

大家听了李自成的话都觉突然，摸不准到底是什么用意。有人暗想：这样任袁时中逃走不管，未免太宽大了。

刘宗敏平时往往容易暴怒，令人生畏，但现在他一直冷静地想问题。他在心中抱怨牛、宋当日不该劝说闯王将慧梅许配袁时中，但是他想着闯王待牛金星以宾师之礼，拜宋献策为军师，不能因他们一时虑事有误而多加责备，使他们面子上下不了台，引起文武不

和。他也明白闯王既恨袁时中的叛逃，又担心对袁时中逼得紧了会促使他投降官军，另外又担心慧梅会被袁时中杀害。趁着大家在沉默中，他抬起头来望着自成问：

“大元帅，这件小事交给我处置可以么？”

自成问：“你如何处置？”

“我想，既不能不派兵追杀一阵，也不必逼得过紧，免得他投降官军过早。也不要使他对慧梅下毒手。目前能够按这样想法处置，方算妥当。”

罗汝才不禁心中一惊，点头赞叹：“虑得细，虑得是！捷轩不愧是大将之才，忙中不乱。”

自成说：“捷轩，你将你的办法全说出来，让大家商议一下。”

宗敏说：“请补之辛苦一趟，去追赶小袁营。先礼后兵，劝说袁时中赶快回头，做错的事决不追究。我估量袁时中一定不听劝告，大概免不掉会厮杀起来。补之可以杀败小袁营，但不一定会捉到袁时中，也不能……”

李过插言：“既然动兵，就得尽我的力量捉到他或杀死他，不留后患。”

宗敏接着说：“补之，你听我说。我们目前作战的着眼点是在开封，既要四面围困开封，还要准备杀败各路援兵，不应当分散兵力。小袁营有三万人马，要将它包围消灭，少说也得五万人马，还得拖长时日，穷追不放。在目前这样分兵作战，我们不干。我们不能让袁时中这小子拖住一条胳膊。”

李过问：“你给我多少人马？”

“我打算给你……顶多一万五千人马，一半骑兵，一半步兵。更多的人马没有。”

李过沉吟说：“只给这一点人马，我只能追上他，狠狠给他一下教训，不一定能够消灭他，捉到他。”

宗敏点头说：“对，对，正是这个意思。倘若追上他，你只需狠

狠教训他一顿，使他损兵折将，知道疼痛，大伤元气，但还要适可而止，不逼他过早地投降官军。你还得使他认为对慧梅不下毒手，于他有很大好处。”

李过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完全明白了你的意思。你给我出的是一道难题，这篇文章要做好很不容易。”

刘宗敏转向李自成，问道：“大元帅，你看，这篇小文章就这么做法，不必小题大做，行么？”

自成点点头，然后向大家问：“你们各位有何意见？”

罗汝才首先称赞说：“高明，高明。我根本没想到这个题目的文章应该这么做，果然是捷轩虑得周到！”

牛金星说：“追上小袁营之后，可以宣示大元帅德意，凡将士愿倒戈回老府的一律免究，另有重赏。补之将军出发时要多带银子，以备阵前赏赐。如此恩威并施，有劝有惩，小袁营多数胁从之众，不难瓦解。”

宋献策接着说：“还要带去大元帅手谕一道，劝谕袁时中勿信谗言，妄生猜疑，致令亲者痛，仇者快。望他翻然悔悟，速偕慧梅来归，将待他恩情如初，一切错误不提。”

高一功说：“慧梅在我们老八队中是有功之人，况且已经是闯王养女，不能不救她回来。按她的性子说，当她一旦明白了袁时中背叛闯王，她必不善罢甘休。补之带兵前去，一定要查明问清，慧梅到底死了没有。倘若她还没死，那陪嫁的四百多男女亲军是不是还在她的身边。补之，你这次去，倘若能救慧梅回来，当然是最好不过；如不能救她回来，要设法使袁时中不敢杀她。”

李过说：“高舅说的是，我的骑兵如果能冲进袁时中的驻地，自然要将她救出，接她回来。不过，听说她已有喜了，谁知她如今变心了没有？”

高夫人想起慧梅出嫁的情形，实在又痛苦又恼恨，正想找题目，听了李过的话，立刻对侄儿愤愤地说：“补之，你刚才还说慧梅

也是在你的眼皮下长大的，为什么忽然又说这话？慧梅决不会背叛闯王。你看吧，她会死在袁时中的手中！”

闯王不希望她对宋献策等说出气话，劝说道：“我们正在商议办法，你不用担心嘛。”

高夫人说：“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以保住慧梅的性命要紧。如今她的身边只有四百多男女亲军，虽说都是挑选的好样的，对慧梅也忠心耿耿，可是毕竟是在袁时中大军挟制之下，袁时中要杀害慧梅，他们也会全都死去，决不止慧梅一个被害。”高夫人越说越激动，突然转向宋献策，“军师啊，这亲事是你们怂恿成的，你们要救慧梅的命，将她和那四百多人马还给我。还有慧剑，你们是认识的，她哥哥是黑虎星，在开封城下中炮受伤而亡。两三年前在商洛山中时候，他将妹妹托付给我，说：‘婶娘，我只有这一个妹妹，今后全靠你老人家照料她。她岁数还小，虽然有一身武艺，可是不懂事。’倘若这个黑妞也随着慧梅死在小袁营，你们这些做军师、出主意的，怎么对得起地下的黑虎星啊？”

这一段话说得宋献策脸上热辣辣的。牛金星也觉得十分难堪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请夫人放心，必有妥善办法，将慧梅姑娘救回。”

高夫人眼圈一红，说：“纵然能够将她救回，可是姑娘已经嫁了人。杀了她丈夫，留下她守寡一辈子。她今年虚岁才二十一岁，叫她以后如何活下去啊。都是你们当日出的好主意！”说毕，愤愤地起身便走，一面走一面流着眼泪。牛金星和宋献策赶快站起来送行，但是她头也不回，没有同他们打个招呼。

李自成向他的侄儿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李过说：“马上准备停当，五更动身。”

李自成望望李岩：“林泉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李岩说：“我想，袁时中不得已时必投朝廷。朱大典远在凤阳，中间有黄得功的人马隔着，他往东去投朱大典不容易。丁启睿如

今驻军在汝宁一带，他去投丁启睿比较容易。补之在追赶小袁营时，可派出一支轻骑，驰至陈州与商水之间，虚张声势，拦住他南去之路。另外，以夫人名义给慧梅姑娘书信一封，先叙思念之情，知其仍在人间，心中稍慰。然后嘱其劝说袁时中不要上他人之当，赶快悬崖勒马，回来叩见大元帅请罪，保其平安无事，恩宠不减。纵然自生猜疑，暂时不肯回来，闯王因有汝在，已嘱汝补之大哥不要穷追，留个转圜地步。只要汝在，时中不降朝廷，一切好说，纵然时中一二年内不回来也不要紧。倘若汝不幸遭毒手而死或时中投降朝廷，二者有一，则从此与时中恩断义绝，势成不共戴天，等等。将这些话写进书子。阵上捉到敌兵，多给银子，收买他将书子送给慧梅。这书子必会被袁时中看见，让他在心中琢磨出得失利害。”

大家都点头赞成。闯王命牛金星替他写一道给袁时中的劝谕，李岩替高夫人写一封给慧梅的书信。会议就到此结束了。

离开杞县的第二天，慧梅已经看出来袁时中和小袁营的行踪可疑，又经邵时信将各种情况告了她，她断定袁时中已经背叛了闯王，她受了欺骗和裹胁。她当时不愿再走，派人将时中请来问话。可是袁时中早有准备，在行军时将她的四百多名男女亲军，前后左右围得水泄不通，挟制他们一定要跟着大军一起走。慧梅愤怒地说：

“今天不是你死，便是我死。你死，不是我要杀你，而是闯王要派人马来处置你。我死，是因为你要杀我；你不杀我，我不会跟着你背叛闯王。”

袁时中苦苦劝她一起走，什么出嫁从夫啦，又是什么年轻夫妇要和睦啦，说了一大通。可是慧梅板着脸，让手下的四百多名亲军摆好了拼命的架势，坚决不走。在一瞬间，袁时中曾经想杀掉她。但稍一转念，仍觉不忍，毕竟他还是很喜欢慧梅的，特别是他知道慧梅已经怀孕了，而他又是很想孩子的，所以他决定无论如何不发

脾气。他又对慧梅说：

“不管你多么不听我的话，我是不忍心杀你的。我知道你怀了孕，这是我的骨血，说不定还是个男孩。你想死，我偏不让你死。你手下的男女亲军，只要他们不先动手，我决不会动他们一根毫毛。我只是劝你跟我一起走；不走，我们都要被害。我本来并不想离开闯王，可是闯王听信了周围人的闲言，对我很不放心，听说就要动手杀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才带着人马逃走。这只是暂时离开，等闯王将来明白我对他忠心耿耿，我自然还会回到他的大旗下边，替他尽忠效力。”

慧梅流泪说：“你若肯回到闯王麾下，我愿意百依百顺，服侍你到老。我既然已经嫁给你，不会不把你当丈夫看待。可是你要是背叛闯王，投降官军，要我跟你走，就休想。夫人每次问我，我都为你挣面子，说你忠心耿耿保闯王打天下，可是你现在却叛变了，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脸去见夫人，还有什么脸去见闯营的将士？”

两个人又争了半天。不管袁时中怎么劝，慧梅总是不走；而不管慧梅怎么哭闹，袁时中也总是不发脾气。可是时间一长，袁时中手下的人逐渐耐不住了，他们吹胡子瞪眼睛，怂恿袁时中采取强迫手段。袁时中不得已，只好向慧梅说：

“你既然已经嫁给我，生是我袁家的人，死是我袁家的鬼。夫为妻纲，天经地义。你今天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哪有做妻子的能不听丈夫的话？”

慧梅一听，更气起来，说：“你既然投顺了闯王，就应当生是闯王旗下的人，死是闯王旗下的鬼，怎么还能背叛闯王？背叛闯王就是不忠不义。我宁死也不能跟你这不忠不义的人一起走。”

夫妻两个正在争吵，袁时中的第二房妾金氏走了出来。自从慧梅“过门”以来，她看见袁时中同慧梅感情很好，虽然心里吃醋，但因为有几分害怕慧梅，所以不敢当面胡闹，只是有时在背后同袁时中耍赖而已。今天看见袁时中同慧梅争吵，快要动武，而小袁营

的将士将“小闯营”包围得水泄不通，她忽然胆壮起来，指着慧梅的鼻子说：

“你不要以为自己真是闯王的小姐，实际你也是他家的丫头。只是为着跟我们袁将军结婚，才把你收为养女。你呀，你并不比我的出身高贵多少！虽然你是正室我是妾，可我比你早来了两年。你也不要因为怀了孕就神气起来，是男是女还说不定，能不能平安生下来也说不定。生孩子有什么稀罕？要不是天天行军，我自己早就给我们袁家生了孩子了。”她又骂了几句难听的话，忽然回过头来对袁时中说：“你的太太已经变心了，说不定将来什么时候你会在她的手中送命，不如趁早休了她！”

慧梅没有料到半路会杀出这么个泼妇来，最初简直有点发愣，可是越听越气，听到这里终于再也忍耐不住，猛地拔出宝剑，抢前一步，厉声叫道：

“我宰了你！”

金氏赶紧躲到袁时中的背后，越发大哭大闹起来。慧梅几次抢过去杀她，都被袁时中拦住。慧梅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左右亲兵说：

“你们还不把这个泼妇赶走？”

一句话刚说出来，慧剑已经跑了过去，要拉金氏。袁时中恼火了，说：

“你敢打她？她虽是妾，到底是你的主人！”

慧剑说：“姑爷，她在你家里是主人，在我们闯王将士面前就算不得一个主人。你不要偏心袒护她，这里有我们的军规：军中不准胡闹！”

袁时中气得要打慧剑耳刮子，慧剑用力格开，毫不示弱。袁时中猛然想起，自己不便对这班女兵动手，便恨恨地叹了口气，不再去管。

慧剑走过去，把那泼妇一推，推出五尺多远，跌在地上。金氏